


MAO ZE DONG

YU XIAN SHI LU

苏北◎编著

毛
泽
东

遇險实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遇險实录

苏北◎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遇险实录/苏北编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1

ISBN 7-218-03839-5

I. 毛… II. 苏… III. 毛泽东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593 号

责任编辑	杨小虹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封面设计	乔 蕊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二工厂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5
插 页	1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18 - 03839 - 5/A·15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h1>目 录</h1>	
第一章 传播火种	1
1. 中共“一大”会场被抄	3
2. 遭敌通缉	14
3. 巧施脱身计	25
第二章 大革命中	35
1. 韶山遇险	37
2. 甩掉便衣特务	48
3. 魔爪伸向板仓冲	58
4. 虎口余生	68
第三章 井冈突围	79
1. 井冈山上唱空城	81
2. 败走麦城	91
3. 来自远方的讣告	102
4. 识破奸计	114
5. 兴国突围	125

6. 今晚只唱借东风 135
7. “子弹与我毛泽东无缘” 146

第四章 长征路上 157

1. 惨烈的湘江之战 159
2. 出师不利 170
3. 突破天险又遇险 181
4. 遇险长征路 190
5. 敌机轰炸会场 201
6. 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212
7. 敌来我走 222

第五章 奠基西北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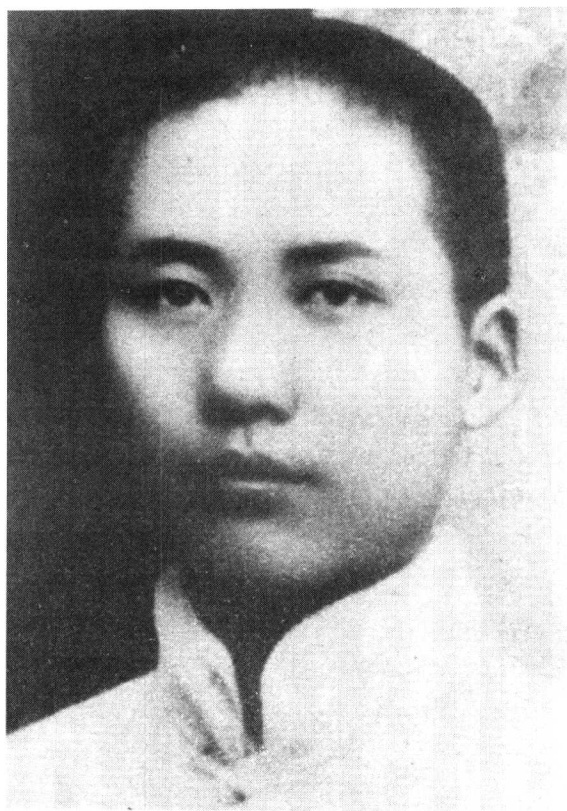
1. 井水不犯河水 235
2. 窑洞里的枪声 246
3. 日寇空袭延安城 255
4. 有朋自远方来 265
5. 图穷匕见 275
6. 深入虎穴 284
7. 向斯大林求医 295

第六章 转战陕北 305

1. 看到胡宗南的兵再走 307
2. 汽车被敌机击中 317

3. 游戏胡宗南	326
4. 兵不厌诈	338
第七章 挺进中原	349
1. 过黄河有惊无险	351
2. 险遭车祸	360
3. 敌机偷袭城南庄	370
4. 一纸退敌十万兵	382
第八章 开国之初	393
1. 进京“赶考”	395
2. 香山兵变	405
3. 刺客潜入北平	415
4. 玉泉山上暗藏杀机	425
5. 炮轰天安门	436
第九章 巡访途中	449
1. 访苏途中有险情	451
2. 秦皇岛外斗恶浪	463
3. 专机失踪了四十分钟	473
4. 南宁之夜难安宁	483
5. “反毛叛乱”	493
6. 南巡路上险象环生	504

第十章 傲笑死神	517
1. 突然休克	519
2. 眼睛失明	529
3. 一代伟人停止了呼吸	539
主要参考书目	550
后 记	553



第一章

传播火种







中共“一大”会场被抄

● 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毛泽东作大会记录。一位不速之客破门而入，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就在代表们撤离十五分钟后，巡捕房的侦探突然包围了会场。

1921年6月29日，大地燥热，暑气蒸腾。夕阳被浓重的乌云吞没了，天空像被罩上一层打了补丁的灰色纱幕，大地慢慢暗了下来。霎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长沙湘江岸边的小西门码头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行人中有一位身着长衫、手拿雨伞的年轻人，在他的身后跟随一位热情纯朴、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们行色匆匆，大步流星地登上一艘即将起航的小火轮。

这二人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代表长沙小组的六名党员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稍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上半年，全国共成立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另外，

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先后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此时全国已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

为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地进行了筹备工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给予了具体帮助。1921年6月，上海小组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长沙小组前往上海参加大会，当时，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反动势力猖獗，政治环境恶劣，他们不得不秘密行动，出发时既没有向亲友告别，也没有让家人送行。

曾在《湖南通俗报》与何叔衡一起工作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因怕泄露秘密，只能以圈代意。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代表周佛海。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参加。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很遗憾，被誉为中共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大会，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7月22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除尚在度蜜月的陈公

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代表均下榻于法租界白尔路 389 号（今太仓路 127 号）博文女校内。当时正值暑假期间，为便于隐蔽，会议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学校临街楼房的二层。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及其他代表。这位为党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大姐，一见到身材修长的毛泽东便歉意地解释说：“学生们放假了，我们借住学校的教室，没有床铺，委屈大家了。”毛泽东看了一眼铺在地板上的芦席，风趣地说：“很好啊，席地而卧，榻榻米也！其实这样更凉快。”

毛泽东住在西头的后面一间，张国焘和包惠僧住在东头的一间。楼下住着一个年过半百的校役，他的任务一是为代表烧水做饭，二是为代表望风把门。

毛泽东与来自广州的包惠僧虽属初次见面，但彼此并不陌生。包惠僧在武汉工作时，毛泽东与他就有过书信来往，这次同住一楼，感到格外亲切。毛泽东与张国焘、陈公博也很熟悉，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与他们有过接触。

会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后门是树德里 3 号）。这栋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是国民党元老、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将军的寓所，人称“李公馆”。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和书房，中共“一大”会场就设在楼下十八平方米的客厅里。此时李书城夫妇正在外地避暑，一般认为在这里开会是比较安全的。

7 月 23 日，夜幕低垂，路灯初上，巡捕的警车在大街上鬼哭狼嚎一般开过来又开过去。晚饭后，口音不同、服饰各异的与会代表像走亲访友一样从树德里 3 号（今黄陂南路 374 弄）陆续走进李公馆。小小的房间，十五个人坐下来，显得满满当当的。会场布置得简单明快，但气氛庄重严肃。中间摆放一张长方形餐桌，餐桌上放有花瓶和茶具，餐桌四周放有十二把方凳，靠近东

西两墙分别摆放茶几和两把椅子，北墙有门通向后屋，门西侧摆着一张旧写字台，南墙由一排六扇落地玻璃门组合而成，它通往邻接望志路的前门。各代表席上放着几张油印的文件，没有悬挂旗帜，没有张贴标语，没有政治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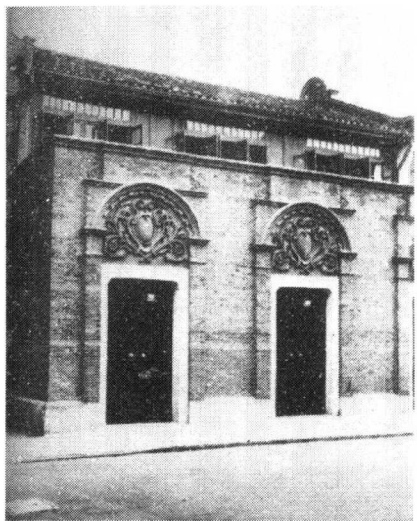
晚八时许，一个身穿大褂的瘦弱青年兴奋地站立起来，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嗓音，用江西萍乡话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

这位青年叫张国焘，

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参与领导过五四运动，人又比较活跃，善于辞令，与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二李”（李达、李汉俊）关系较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大会主席。代表们还推举毛泽东、周佛海做记录，李汉俊、刘仁静做翻译。

张国焘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宣布了大会议程，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一曰培养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张国焘稍作停顿，然后彬彬有礼地提议：“现在，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献辞！”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

因系秘密的“非法”会议，为确保安全，事先便规定开会时不得鼓掌，不得欢呼，不得大声讲话。因此，当马林站起来时，代表们全都默默无声地用眼睛盯着他，心情激动，目光期待，以示敬意。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三十八岁，身材高大魁梧，生就一双像蓝宝石一样的大眼睛，留着毛茸茸的满脸络腮胡子。他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

马林亮起洪钟般的嗓门，讲起话来像扯开了一整匹布料子没完没了，他一口气讲了三四小时，一直讲到深更子夜。他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刘仁静将马林的英语翻译成汉语：“首先，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增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接着，马林向各位代表详细地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及使命。最后，他特别强调：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是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的无产阶级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后，会场上像飞进一窝蜜蜂，代表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小声议论起来：

——这不等于说我们也加入共产国际了吗？

——统一部署和指挥，这可能吗？

——国际代表嘛，当然要代表国际喽……

张国焘摆手制止大家的议论，接着说：“下面请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使命尼科尔斯基致辞！”

这位二十三岁工人出身的俄罗斯人首先对中共“一大”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和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最后他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电，报告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的喜讯。

与此同时，在李公馆外面的马路上，有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像猎犬一样来回乱窜，他就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正在跟踪一个“外国赤色分子”。据有关档案后来披露，马林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一到上海，就被中国警方作为“赤色分子”予以通缉。当程探长追至望志路与树德里的交叉路口时，那个外国人像幽灵一般神秘地消失了。程探长大失所望，他对着各家各户灯光明亮的窗户正在唉声叹气呢。

在以后的数日内，考虑到大会的安全，这两位金发碧眼的洋客人就没再参加会议，责成大会主席张国焘去他们的住处汇报当天的会议情况，同时听取他们对会议的指导性意见。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向大会报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条理清晰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当时，长沙小组的工运和宣传工作已小有名气，与其他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和整齐的。尽管毛泽东的实际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但与精通外文、熟读马列的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相比，仍脱不了湖南乡土的俗气，正像他二十三年后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毛泽东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会议的前两天，主要是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工作报告。中间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一个是南北政府究竟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以李汉俊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参加，以刘仁静为代表的另一方表示反对。对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等等。

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时，毛泽东既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的思想，也反对拒绝知识分子入党的极左的错误观点。

第五次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照例前往马林的住处汇报关于党纲和决议的讨论情况。当听到党纲中那句“要联合共产国际”时，马林抿嘴蹙眉耸一下肩膀，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吃惊和愤懑的神情。他感到有点不对头了，这不是把上下级关系搞颠倒了吗？于是，他坚决要求参加下一次会议，并决定在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

7月30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晚饭后，李公馆的客厅里聚集了十四个人（一人请病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第二次出现在会场上。按原定议程，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上先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几天来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通过党纲和决议，选举中央局。

代表们落座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刚刚作完简短说明，称“国际代表马林同志要向大家作一次重要的讲话”，而马林干咳几声清理了一下嗓子，正要大声宣讲，这时白门帘被掀开了，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这个破门而入的陌生人就是巡捕房的程探长。这一次他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个“外国赤色分子”钻进了树德里3号。他亦步亦趋地悄悄追到里弄，侧耳细听后，闯进一个有人说话的房间。真是不幸中之万幸，那个跟踪“外国赤色分子”的程探长并不晓得屋里正在召开准备改天换地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否则，与会人员将要被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胎死腹中。

李汉俊面对这位不速之客，立即问道：“你找谁？”

“找社联的王主席。”程探长用诡秘的目光朝大家扫视一遍，一眼发现了那个“外国赤色分子”也坐于其中。

不错，与李公馆隔一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李汉俊知道这一组织并不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这里不是社联，更没有姓王的主席。”

“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程探长一边哈腰致歉，一边匆匆往后退去。

事情引起代表们的怀疑，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很机警，预感这是不祥之兆，他问：“这个人你们认识吗？”大家都说不认识。

马林一脸疑惧的神情，他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一下子站起来，以手击桌说：“此人可疑，一定是包打听（密探），我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赶快分头离开。”

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迅速将文件收藏好，然后打开南面的玻璃门，穿过天井，从前门撤离。上海的弄堂房屋平时一般都走后门，这次大家从前门鱼贯而出，意味着情况紧急，如同走太平门，毛泽东等人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